

商子



廣雅

商子目錄

卷一

更法

墾令

農戰

去強

卷二

說民

算地

開塞

卷三

壹言

錯法

戰法

立本

兵守

斬令

修權

卷四

來民

刑約

賞刑

畫策

卷五

境內

弱民

篇七

外內

君臣

禁使

慎法

定分

商子卷第一

秦商 鞅撰

更法第一

孝公平晝公孫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於君慮世事之變討正法之本使民之道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錯法務民主長臣之行也今吾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公孫鞅曰臣聞之疑行無成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始無顧天下之議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必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因見毀於民語曰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功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於禮孝公曰善甘龍

曰不然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今若變法不循秦國之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願熟察之公孫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於故習學者溺於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智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不足與論變君無疑矣杜摯曰臣聞之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臣聞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公孫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犧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古湯武之王



也不循古而興商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者未可必  
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君無疑矣孝公曰善吾聞窮巷多恫曲  
學多辯愚者笑之智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喪焉拘世以議寡  
人不之疑矣於是遂出墾草令

墾令第二

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則農有  
餘日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則農不敝農不敝而有餘日則草  
必墾矣訾粟而稅則上一而民平上一則信信則臣不敢爲邪  
民平則慎慎則難變上信而官不敢爲邪民慎而難變則下不  
非上中不苦官下不非上中不苦官則壯民疾農不變壯民疾  
農不變則少民學之不休少民學之不休則草必墾矣無以外  
權爵任與官則民不貴學問又不賤農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

外交無外交則勉農而不偷民不賤農則國安不殆國安不殆  
勉農而不偷則草必墾矣祿厚而稅多食口眾者敗農者也則  
以其食口之數賤而重使之則辟淫游食之民無所於食民無  
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糶農無得  
糶則窳惰之農勉疾商不得糶則多歲不加樂多歲不加樂則  
饑歲無裕利無裕利則商怯商怯則欲農窳惰之農勉疾商欲  
農則草必墾矣聲服無通於百縣則民行作不顧休居不聽休  
居不聽則氣不淫行作不顧則意必一意一而氣不淫則草必  
墾矣無得取庸則大夫家長不見繕愛子不惰食惰民不窳而  
庸民無所於食是必農大夫家長不見繕則農事不傷愛子惰  
民不窳則故田不荒農事不傷農民益農則草必墾矣廢逆旅  
則姦偽躁心私交疑農之民不行逆旅之民無以食卽必農農

則草必墾矣壹山澤則惡農慢惰倍欲之民無所於食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然則商估少農不能喜酣爽大臣不爲荒飽商估少則上不費粟民不能喜酣爽則農不慢大臣不荒則國事不稽主無過舉上不費粟民不慢農則草必墾矣重刑而連其罪則褊急之民不鬪很剛之民不訟怠惰之民不游費資之民不作巧諛惡心之民無變也五民者不生於境內則草必墾矣使民無得擅從則誅愚亂農農民無所於食而必農愚心躁欲立民一意則農民必靜農靜誅愚則草必墾矣均出餘子之使令以世使之又高其解舍令有甬官食槩不可以辟役而大官未可必得也則餘子不游事人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國之大臣諸大夫博聞辯慧游居之事皆無得爲無得居游於百縣則農民無所聞變見

方農民無所聞變見方則知農無從離其故事而愚農不知不好學問愚農不知不好學問則務疾農知農不離其故事則草必墾矣令軍市無有女子而命其商令人自拾甲兵使視軍興又使軍市無得私輸糧者則姦謀無所於伏盜輸糧者不私稽輕惰之民不游軍市盜糧者無所售送糧者不私輕惰之民不游軍市則農民不淫國粟不勞則草必墾矣百縣之治一形則從迂者不敢更其制過而廢者不能匿其舉過舉不匿則官無邪人迂者不飾代者不更則官屬少而民不勞官無邪則民不敖民不敖則業不敗官屬少徵不煩民不勞則農多日農多日徵不煩業不敗則草必墾矣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惰之心農惡商商疑惰則草必墾矣以商之口數使商令之斯與徒重者必當名則農逸而商勞農逸則良田不荒商勞則去商

喪寡之禮無通於百縣則農民不饑行不飾農不饑行不飾則公作必疾而私作不荒則農事必勝農事必勝則草必墾矣今送糧無取餽無得反庸車牛興設設必當名然則往速來疾則業不敗農業不敗農則草必墾矣無得爲罪人請於吏而饜食之則姦民無主姦民無主則爲姦不勉農民不傷姦民無樸姦民無樸則農民不敗農民不敗則草必墾矣

### 農戰第三

凡人主之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農戰而以巧言虛道此謂勞民勞民者其國必無力無力者其國必削善爲國家者皆作壹而得官爵是故不官無爵國去言則民樸民樸則不淫民見上利之從壹空出也則作壹作壹則民不偷營民不偷營則多力多力則國強今境內

之民皆曰農戰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傑皆可變業務學  
詩書隨從外權上可以得顯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賈爲技  
藝皆以避農戰具備國之危也民以此爲教者其國必削善爲  
國者倉廩雖滿不偷於農國大民眾不淫於言則民樸壹民樸  
壹則官爵不可巧而取也不可巧取則姦不生姦不生則主不  
惑今境內之民及處官爵者見朝廷之可以巧言辯說取官爵  
也故官爵不可得而常也是故進則曲主退則慮私所以實其  
私然則下賣權矣夫曲主慮私非國利也而爲之者以其爵祿  
也下賣權非忠臣也而爲之者以末貨也然則下官之冀遷者  
皆曰多貨則上官可得而欲也曰我不以貨事上而求遷者則  
如以狸餌鼠爾必不冀矣若以情事上而求遷者則如引諸絕  
繩而求乘枉木也愈不冀之矣二者不可以得遷則我焉得無

下動眾取貨以事上而以求遷乎百姓曰我疾農先實公倉收  
餘以食親爲上忘生而戰以尊主安國也倉虛主卑家貧然則  
不如索官親戚交游合則更慮矣豪傑務學詩書隨從外權要  
靡事商賈爲技藝皆以避農戰民以此爲教則粟焉得無少而  
兵焉得無弱也善爲國者官法明故不任智慮上作壹故民不  
榮則國力博國力博者強國好言談者削故曰農戰之民千人  
而有詩書辯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於農戰矣農戰之民百  
人而有技藝一人焉百人者皆怠於農戰矣國待農戰而安主  
待農戰而尊夫民之不農戰也上好言而官失之也常官則國  
治一務則國富國富而治王之道也故曰王道作外身作壹而  
已矣今上論材能知慧而任之則知慧之人希主好惡使官制  
物以適主心是以官無常國亂而不一辯說之人而無法也如

此則民務焉得無多而地焉得無荒詩書禮樂善脩仁廉辯慧  
國有十者上無使守戰國以十者治敵至必削不至必貧國去  
此十者敵不敢至雖至必卻興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國  
好力者以難攻以難攻者必興好辯者以易攻以易攻者必危  
故聖人明君者非盡能其萬物也知萬物之要也故其治國也  
察要而已矣今爲國者多無要朝廷之言治也紛紛焉務相易  
也是以其君惛於說其官亂於言其民惰而不農故其境內之  
民皆化而好辯樂學事商賈爲技藝避農戰如此則不遠矣國  
有事則學民惡商民善化技藝之民不用故其國易破也夫農  
者寡而游食者眾故其國貧危今夫蛆螻蚋蠋春生秋死一出  
而民數年不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其爲蛆螻蚋蠋亦大  
矣雖有詩書鄉一束家一員獨無益於治也非所以反之術也



故先王反之於農戰故曰百人農一人居者王十人農一人居者強半農半居者危故治國者欲民之累也國不農則與諸侯爭權不能自持也則眾力不足也故諸侯撓其弱乘其衰大地侵削而不振則無及已聖人知治國之要故令民歸心於農歸心於農則民樸而可正也紛紛則易使也信可以守戰一則小詐而重居一則可以賞罰進也一則可以外用也夫民之親上死制也以其旦暮從事於農夫民之不可用也見言談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商賈之可以富家也技藝之足以距口也民見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則必避農戰則民輕其居輕其居則必不爲上守戰也凡治國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搏也是以聖人作壹搏之也國作一歲者十歲強作一十歲者百歲強修一百歲者千歲強千歲強者王君修賞罰以輔壹教是以其教有所常而

政有成也王者得治民之至要故不待賞賜而民親上不待爵  
祿而民從事不待刑罰而民致死國危主憂說者成伍無益於  
安危也夫國危主憂也者強敵大國也人君不能服強敵破大  
國也則修守備便地形搏民力以待外事然後患可以去而王  
可致也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無用止浮學事淫民壹之農然  
後國家可富而民力可搏也今世主皆憂其國之危而兵之弱  
也而強聽說者說者成伍煩言飾辭而章無用主好其辯不求  
其實說者得意道路曲辯輩輩成羣民見其可以取王公大人  
也而皆學之夫人聚黨與說議於國紛紛焉小民樂之大人說  
之故其民農者寡而游食者眾眾則農者殆農者殆則土地荒  
學者成俗則民舍農從事於談說高言僞議舍農游食而以言  
相高也故民離上而不臣者成羣此貧國弱兵之教也夫國庸

民以言則民不畜於農故惟明君知好言之不可以強兵闢土也惟聖人之治國作壹搏之於農而已矣

去強第四

以強去強者弱以弱去強者強國爲善姦必多國富而貧治曰重富重富者強國貧而富治曰重貧重貧者弱兵行敵所不敢行強事興敵所羞爲利主貴多變國貴少變國多物削主少物強千乘之國守千物者削戰事兵用曰強戰亂兵息而國削農商官三者國之常官也三官者生蠱官者六曰歲曰食曰玩好曰志曰行六者有樸必削三官之樸三人六官之樸一人以治法者強以治政者削常官法去遷官治大國小治小國大強之重削弱之重強夫以強攻強者亡以弱攻弱者王國強而不戰毒輸於內禮樂蠱官生必削國遂戰毒輸於敵國無禮樂蠱官

必強舉榮任功曰強蟲官生必削農少商多貴人貧商貧農貧  
三官貧必削國有禮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修有孝有悌有廉  
有辯國有十者上無使戰必削至亡國無十者上有使戰必興  
至王國以善民治姦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姦民治善民者必治  
至強國國用詩書禮樂孝悌善修治者敵至必削國不至必貧  
國不用八者治敵不敢至雖至必卻興兵而伐必取必能有之  
按兵而不攻必富國好力日以難攻好言日以易攻國以難攻  
者起一得十國以易攻者出十亡百重罰輕賞則上愛民民死  
上重賞輕罰則上不愛民民不死上興國行罰民利且罰行賞  
民利且愛行刑重其輕者輕其重者輕者不生重者不來國無  
力而行知巧者必亡怯民使以刑必勇勇民使以賞則死怯民  
勇勇民死國無敵者強強必王貧者使以刑則富富者使以賞

則貧治國能令富者貧令貧者富則國多力多力者王王者刑九  
賞一強國刑七賞三削國刑五賞五國作一歲十歲強作一十  
歲百歲強作一百歲千歲強千歲強者王威以一取十以聲取  
實故能爲威者王能生不能殺曰自攻之國必削能生能殺曰  
攻敵之國必強故攻官攻力樂國用其二舍一必強令用三者  
威必王十里斷者國弱九里斷者國強以日治者王夜治者強  
宿治者削舉口數生者著死民者削民眾從不逃粟野無荒草  
以刑去刑國治以刑致刑國亂曰不刑重輕刑去事成國強重  
重輕輕刑至事生國削刑生力力生強強生威威生惠惠生於  
力舉日以成勇戰戰以成知謀粟生而金死而粟本物賤事者  
眾買者少農而姦勸其兵弱國必削至亡金一兩生於境內金  
一兩死於境外國好生金於境內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好

生粟於境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實強國之十三數境內倉口  
之數壯男壯女之數老弱之數官上之數以言說取食者之數  
利民之數馬牛芻藁之數欲強國不知國十三數地雖利民雖  
眾國愈弱至削國無怨民曰強國興兵而伐則武爵武任必勝  
按兵而農粟爵粟任則國富兵起而勝敵按兵而國富者王

商子卷第一終

商子卷第二

秦商 鞅撰

說民第五

辯慧亂之贊也禮樂淫泆之徵也慈仁過之母也任譽姦之鼠也亂有贊則行淫泆有徵則用過有母則生姦有鼠則不止八者有羣民勝其政國無八者政勝其民民勝其政國弱政勝其民兵強故國有八者上無以使守戰必削至亡國無八者上有以使守戰必興至王用善則民親其親任姦則民親其制合而復者善也別而規者姦也章善則過匿任姦則罪誅過匿則民勝法罪誅則法勝民民勝法國亂法勝民兵強故曰以良民治必亂至削以姦民治必治至強國以難攻起一取十國以易攻起十亡百國好力曰以難攻國好言曰以易攻民易爲言難爲

用國法作民之所難兵用民之所易而以力攻者起一得十國  
法作民之所易兵用民之所難而以言攻者出十亡百罰重爵  
尊賞輕刑威爵尊上愛民刑威民死上故興國行罰則民利用  
賞則上重法詳則刑繁法繁則刑省民治則亂亂而治之又亂  
故治之於其治則治治之於其亂則亂民之情也治其事也亂  
故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生則重者無從至矣此謂治之於其  
治也行刑重其重者輕其輕者輕者不止則重者無從止矣此  
謂治之於其亂也故重輕則刑去事成國強重重而輕輕則刑  
至而事生國削民勇則賞之以其所欲民怯則殺之以其所惡  
故怯民使之以刑則勇勇民使之以賞則死怯民勇勇民死國  
敵者必王民貧則弱國富則淫淫則有蝨有蝨則弱故貧者益  
之以刑則富富者損之以賞則貧治國之舉貴令貧者富富者



貧貧者富國強富者貧三官無蝨國久強而無蝨者必王刑生  
力力生強強生威威生德德生於刑故刑多則賞重賞少則刑  
重民之有欲有惡也欲有六淫惡有四難從六淫國弱行四難  
兵強故王者刑於九而賞出一刑於九則六淫止賞出一則四  
難行六淫止則國無姦四難行則兵無敵民之所欲萬而利之  
所出一民非一政無以致欲故作一作一則力搏力搏則強強  
而用重強故能生力能殺力曰攻敵之國必強塞私道以窮其  
志啟一門以致其欲使民必先行其所要然後致其所欲故力  
多力多而不用則志窮志窮則有私有私則有弱故能生力不  
能殺力曰自攻之國必削故曰王者國不蓄力家不積粟國不  
蓄力下用也家不積粟上藏也國治斷家王斷官強斷君弱重  
輕刑去常官則治省刑要葆賞不可倍也有姦必告之則民斷

於心上令而民知所以應器成於家而行於官則事斷於家故王者刑賞斷於民心器用決於家治明則同治闇則異同則行異則止行則治止則亂治則家斷亂則君斷治國者貴下斷故以十里斷者弱以五里斷者強家斷則有餘故日治者王官斷則不足故夜治者強君斷則亂故宿治者削故有道之國治不聽君民不從官

### 算地第六

凡世主之患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萊者不度地故有地狹而民眾者民勝其地地廣而民少者地勝其民民勝其地務開地勝其民者事來開則行倍民過地則國功寡而兵力少地過民則山澤財物不爲用夫棄天物遂民淫者世主之務過也而上下事之故民眾而兵弱地大而力小故爲國任地者山林居什一

藪澤居什一谿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四此先王之正律也故爲國分田數小畝五百足待一役此地不任也方土百里出戰卒萬人者數小也此其墾田足以食其民都邑遂路足以處其民山林藪澤谿谷足以供其利藪澤隄防足以畜故兵出糧給而財有餘兵休民作而畜長足此所謂任地待役之律也今世主有地方數千里食不足以待役實倉而兵爲鄰敵臣故爲世主患之夫地大而不墾者與無地者同民衆而不用者與無民者同故爲國之數務在墾草用兵之道務在一賞私利塞於外則民務屬於農屬於農則樸樸則畏令私賞禁於下則民力搏於敵搏於敵則勝奚以知其然也夫民之情樸則生勞而易力窮則生知而權利易力則輕死而樂用權利則畏罰而易苦易苦則地力盡樂用則兵力盡夫治國者能盡地力而致

民死者名與利並至民之性饑而求食勞而求佚苦則索樂辱則求榮此百姓之情也民之求利失禮之法求名失性之常奚以論其然也今夫盜賊上犯君上之所禁而下失天子之禮故名辱而身危猶不止者利也其上世之士衣不煖膚食不滿腸苦其志意勞其四肢傷其五臟而益裕廣耳非生之常也而爲之者名也故曰名利之所奏則民道之主操名利之柄而能致功名者數也聖人審權以操柄審數以使民數者臣主之術而國之要也故萬乘失數而不危臣主失術而不亂者未之有也今世主欲辟地治民而不審數臣欲盡其事而不立術故國有不服之民主有不令之臣故聖人之爲國也入令民以數農出令民以計戰夫農民之所苦而戰民之所危也犯其所苦行其所危者計也故民生則計利死則慮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審也

利出於地則民盡力名出於戰則民致死人使民盡力則草不  
荒出使民致死則勝敵勝敵草木不荒富強之功可坐而致也  
今則不然世主之所以加務者皆非國之急也身有堯舜之行  
而功不及湯武之略此執柄之罪也臣請語其過夫治國舍勢  
而任說說則身修而功寡故事詩書談說之士則民游而輕其  
君事處士則民遠而非其上事勇士則民競而輕其禁技藝之  
民用則民剽而易徙商賈之事佚且利則民緣而議其上故五  
民者加於國用則田荒而兵弱談說之士資在於口處士資在  
於意勇士資在於氣技藝之士資在於手商賈之士資在於身  
故天子一宅而環身資民資重於身而徧託勢於外挾重資歸  
偏家堯舜之所難也故湯武禁之則功立而名成聖人非能以  
世之所易勝其所難也必以其所難勝其所易故民愚則智可

以勝之世智則力可以勝之臣愚則易力而難巧世巧則易智而難力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師其智也湯武致強而征諸侯服其力也今世巧而民淫方倣湯武之時而行神農之事以隨世禁故千乘式亂此其所加務者過也民之生度而取長稱而取重權而索利明君慎觀三者則國治可立而民能可得國之所以求民者少而民之所以避求者多入使民屬於農出使民一於戰故聖人之治也多禁以止能任力以窮詐兩者徧用則境內之民一一則農農則樸樸則安其居而惡出故聖人之爲國也民資藏於地而偏託危於外資於地則樸託危於外則惑民入則樸出則惑故其農勉而戰戢也民之農勉則資重戰戢則鄰危資重則不可負而逃鄰危則不歸於無資歸危外託狂夫之所不爲也故聖人之爲國也觀俗立法則治察國事本則

宜不觀時俗不察國本故其法立而民亂事劇而功寡此臣之所謂過也夫刑者所以奪禁邪也而賞者所以助禁也羞辱勞苦者民之所惡也顯榮佚樂者民之所務也故其國刑不可惡而爵祿不足務也此亡國之兆也刑人復漏則小人辟淫而不苦刑則微倖於民上徼於上以利求顯榮之門不一則君子事勢以成名小人不避其禁故刑煩君子不設其令則罰行刑煩而罰行者國多姦欲富者不能守其財而貧者不能事其業田荒而國貧田荒則民詐生國貧則上匱賞故天地設而民生當此之時也聖人之爲治也刑人無國位戮人無官任刑人有列則君子下其位衣錦食肉則小人冀其利君子下其位則羞功小人冀其利則伐姦故刑戮者所以止姦也而官爵者所以勸功也今國立爵而民羞之設刑而民樂之此蓋法術之患也故

君子操權一正以立術立官貴爵以稱臣論榮舉功以任之者  
則是上下之稱平上下之稱平則臣得盡其力而主得執其柄

開塞第七

天地設而民生之當此之時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親  
親而愛私親則別愛私則陰陽民險眾而以別險爲務則有亂  
當此時也民務勝而力征務勝則爭力征則訟訟而無正則莫  
得其性也故賢者立中設無私而民曰仁當此時也親親廢上  
賢立矣凡仁者以愛利爲務而賢者以相出爲道民眾而無制  
久而相出爲道則有亂故聖人承之作爲土地貨財男女之分  
分定而無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設而  
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旣立其君則上賢廢而貴貴立矣然則上  
世親親而愛私中世上賢而說仁下世貴貴而尊官上賢者以



嬴相出也而立君者使賢無用也親親者以私爲道也而中正者使私無行也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變而行道異也故曰王者有繩先王道一端而臣道亦一端所道則異而所繩則一也故曰民愚則智可以王世智則力可以王民愚則力有餘而智不足世智則巧有餘而力不足民之生不智則學力盡而服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師其知也湯武致強而征諸侯服其力也夫民愚不懷智而問世智無餘力而服故以愛王天下者并刑力征諸侯者退德聖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則後於時修今則塞於勢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異勢而皆可以正故興王有道而持之異理武王逆取而貴順爭天下而上讓其取之以力持之以義今世強國事兼并弱國務力守上不及虞夏之時而下不修湯武湯武塞故萬乘莫不戰干

乘莫不守此道之塞久矣而世主莫之能廢也故三代不四非  
明主莫有能聽也今日願啟之以效古之民樸以厚今時民巧  
以僞故效於古者先得而防治於今者前刑而法此俗之所感  
也今世之所謂義者將立民之所好而廢其所惡此其所謂不  
義者將立民之所惡而廢其所樂也二者名實實易不可不察  
也立民之所樂則民傷其所惡立民之所惡則民安其所樂何  
以知其然也夫民憂則思思則出度樂則淫淫則主佚故以刑  
治則民威民威則無姦無姦則民安其所樂以義教則民縱民  
縱則亂亂則民傷其所惡吾所謂利者義之本也而世所謂義  
者暴之道也夫正民者以其所惡必終其所好以其所好必敗  
其所惡治國刑多而賞少故王者刑九而賞一削國賞九而刑  
一夫過有厚薄則刑有輕重善有小大則賞有多少此二者世

之常用也刑加於罪所終則姦不去賞施於民上義則過不止刑不能去姦而賞不從止過者必亂故王者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國治必強一國行之境內獨治二國行之兵則少寢天下行之至德復立此吾以殺刑之反於德而義合於暴也古者民叢生而羣處故求有上也將以爲治也今有主而無法其害與無主同有法不勝其亂與不法同天下不安無君而樂勝其法則舉世以爲惑也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於治而治莫康於立君立君之道莫廣於勝法勝法之務莫急於去姦去姦之本莫深於嚴刑故王者以賞禁以刑勸求過不求善籍刑以去

刑



商子卷第三

秦商 鞅撰

壹言第八

凡將立國制度不可不時也治法不可不慎也壹務不可不謹也事本不可不搏也時則國俗可化而民從制治法明則官無邪國務壹則民應用事本搏則民喜農而樂戰夫聖人之立法化俗而使民朝暮從事於農也不可不變也夫民之從事死制也以上之設榮名置賞罰之明也不用辯說私門而功立矣故民之喜農而樂戰也見上之尊農戰之士而下辯說技藝之民而賤游學之人也故民一務其家必富而身顯於國上開公利而塞私門以致民力私勞不顯於國私門不請於君若此而功臣勸則上令行而荒草闢淫民止而姦無萌治國能持民力而

壹民務者強能事本而禁末者富夫聖人之治國也能搏力能殺力制度察則民力搏搏而不化則不行行而無富則生亂故國者其搏力也以富國強兵也其殺力也以事敵勸民也夫開而不塞則短長而不攻則有姦塞而不開則民渾渾而不用則力多力多而不攻則有姦姦故搏力以一務也殺力以攻敵也治國者貴民一民一則樸樸則農農則易勤勤則富富者廢之以爵不淫淫者廢之以刑而務農故能搏力而不能用者必亂能殺力而不能搏者必亡故明君知齊二者其國強不知齊二者其國削夫民之不治者君道卑也法之不明者君長亂也故明君不道卑不長亂也秉權而立垂法而治以得姦於上而官無不賞罰斷而器用有度若此則國制民明而民力竭上爵尊而倫徒舉今世主皆欲治民而助之亂非樂以爲亂也安其

故而不闕於時也是上法古而得其塞下修令而不時移而不明世俗之變不察治民之情故多賞以致刑輕刑以去賞夫上設刑而民不服賞匱而姦益多故民之於上也先刑而後賞故聖人之爲國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爲之治度俗而爲之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則不成治宜於時而行之則不干故聖王之治也慎爲察務歸心於一而已矣

### 錯法第九

臣聞古之明君錯法而民無邪舉事而材自練賞行而兵強此三者治之本也夫錯法而民無邪者法明而民利之也舉事而材自練者功分明功分明則民盡力民盡力則材自練行賞而兵強者祿爵之謂也祿爵者兵之實也以故人君之出祿爵也道明道明則國日強道幽則國日削故祿爵之所道存亡之機

也夫削國亡主非無爵祿也其所道過也三王五霸其所道不  
過爵祿而功相萬者其所道明也是以明君之使其臣也用必  
出於其勞賞必加於其功功賞明則民競於功爲國而能使其  
民盡力以競於功則兵必強矣同列而相臣妾者貧富之謂也  
同實而相并兼者強弱之謂也有地而君或強或弱者亂治之  
謂也苟有道理地足容身士民可致也苟容市井財貨可聚也  
有士者不可以言貧有民者不可以言弱地誠任不患無財民  
誠用不畏強暴德明教行則能以民之有爲己用矣故明王者  
用非其有使非其民明王之所貴唯爵其實不榮則民不急列  
位不顯則民不事爵爵易得也則民不貴上爵列爵祿賞不道  
其門則民不以死爭位矣人君而有好惡故民可治也人君不  
可以不審好惡好惡者賞罰之本也夫人情好爵祿而惡刑罰



人君設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夫民力盡而君隨之功立而賞隨之人君能使其民信於此如明明日月則兵無敵矣人君有爵行而兵弱者有祿行而國貧者有法立而亂者此三者國之患也故人君者先便請謁而後功力之精則爵行而兵弱矣民不死犯難而利祿可致也則祿行而國貧矣法無度數而日煩則法立而治亂矣是以明君之使其民也使必盡力以規其功功立而富貴隨之無私德也故教流成如此則臣忠君明治著而兵強矣故凡明君之治也任其德不任其力是以不憂不勞而功可立也度數已立而法可修故人君者不可不慎已也夫離朱見秋毫百步之外而不能以明目易人烏獲舉千鈞之重而不能以多力易人夫聖人之存體性不可以易人然而功可得者法之謂也

戰法第十

凡戰法必本於政勝則其民不爭爭則無以私意以上爲意故王兵之政使民怯於邑鬪而勇於寇戰民習以力攻難故輕死見敵如潰潰而不止則免故兵法大戰勝逐北無過十里小戰勝逐北無過五里兵起而程敵政不若者勿與戰食不若者勿與久敵眾勿爲客敵盡不如擊之勿疑故曰兵大律在謹論敵察則眾勝負可先知也王者之政勝而不驕敗而不怨勝而不驕者術明也敗而不怨者知所失也若兵敵強弱將賢則勝將不如則敗若其政出廟算者將賢亦勝將不如亦勝政久持勝術者必強至王若民服而聽上則國富而兵勝行是必久王其過失無敵深人借險絕塞民倦且飢渴而復遇疾此其道也故將使民者乘良馬者不可不齊也

立本第十一

凡用兵勝有三等若兵未起則錯法錯法而俗成而用具此三者必行於境內而後兵可出也行三者有二勢一曰輔法而法行二曰舉必得而法立故恃其眾者謂之葺恃其福備飾者謂之巧恃譽目者謂之詐此三者恃一因其兵可禽也故曰強者必剛鬪其意鬪則力盡力盡則備是故無敵於海內治行則貨積貨積則賞能重矣賞一則爵尊爵尊則賞能利矣故曰兵生於治而異俗生於法而萬轉過勢本於心而飾於備勢三者有論故強可立也是以強者必治治者必強富者必治治者必富強者必富富者必強故曰治強之道三論其本也

兵守第十二

四戰之國貴守戰負海之國貴攻戰四戰之國好舉興兵以距

四鄰者國危四鄰之國一興事而已四興軍故曰國危四戰之國不能以萬室之邑含鉅萬之軍者其國危故曰四戰之國務在守戰守有城之邑不知以死人之力與客生力戰其城拔者死人之力也客不盡夷城客無從入此謂以死人之力與客生力戰城盡夷客若有從入則客必罷中人必佚矣以佚力與罷力戰此謂以生人力與客死力戰皆曰圍城之患患無不盡死而邑此三者非患不足將之過也守城之道盛力故曰客治薄檄三軍之多分以客之候車之數三軍壯男爲一軍壯女爲一軍男女之老弱者爲一軍此之謂三軍也壯男之軍使盛食勵兵陳而待敵壯女之軍使盛食負壘陳而待令客至而作士以爲險阻及耕格阱發梁撤屋給從從之不洽而燬之使客無得以助攻備老弱之軍使牧牛馬羊菑草木之可食者收而食之

以獲其壯男女之食而慎使三軍無相過壯男過壯女之軍則男貴女而姦民有從謀而國亡喜與其恐有蚤聞勇民不戰壯男壯女過老弱之軍則老使壯悲弱使強憐悲憐在心則使勇民更慮而怯民不戰故曰慎使三軍無相過此盛力之道

### 新令第十三

新令則治不畱法平則吏無奸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害法任功則民少言任善則民多言行治曲斷以五里斷者王以十里斷者強宿治者削以刑治以賞戰求過不求善故法立而不革則顯民變誅計變誅止貴齊殊便百都之尊爵厚祿以自伐國無姦民則都無奸市物多末眾農欲姦勝則國必削民有餘糧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則農不怠四寸之管無當必不滿也授官子爵出則祿不以功是無當也國貧而務戰毒生於

敵無六蝨必強國富而不戰偷生於內六蝨必弱國以功授官  
予爵此謂以盛知謀以盛勇戰以盛知謀以盛勇戰其國必無  
敵國以功授官予爵則治省言寡此謂以法去法以言去言國  
以六蝨授官予爵則治煩言生此謂以治致治以言致言則君  
務於說言官亂於治邪邪臣有得志有功者日退此謂失守十  
者亂守一者治法已定矣而好用六蝨者亡民澤畢農則國富  
六蝨不用則兵民畢競勸而樂爲主用其境內之民爭以爲榮  
莫以爲辱其次爲賞勸罰沮其下民惡之憂之羞之修容而以  
言恥食以上交以避農戰外交以備國之危也有飢寒死亡不  
爲利祿之故戰此亡國之俗也六蝨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  
孝悌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國有十二者上無  
使農戰必貧至削十二者成羣此謂君之治不勝其臣官之治

不勝其民此謂六蝨勝其政也十二者成樸必削是故興國不用十二者故其國多力而天下莫不能犯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朝廷之吏少者不毀也多者不損也效功而取官爵廷雖有辯言不得以相先也此謂以數治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亡百國好力此謂以難攻國好言此謂以易攻重刑少賞上愛民民死賞重賞輕刑上不愛民民不死賞利出一空者其國無敵利出二空者國半利用出十空者其國不守重刑明大制不明者六蝨也六蝨成羣則民不用是故興國罰行則民視賞行則上利行罰重其輕者輕其重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此謂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罪重刑輕刑至事生此謂以刑致刑其國必削聖君知物之要故其治民有至要故執賞罰以一輔仁者心之續也聖君之治人也必得其心

故能用力力生強強生威威生德德生力王君獨有之能述仁  
義於天下

修權第十四

國之所治者三一日法二曰信三曰權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  
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者君之所獨制也人主失守則危君  
臣釋法任私必亂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則治權制獨斷  
於君則威民信其賞則事功不信其刑則姦無端唯明主愛權  
重信而不以私害法故不多惠言而剋其賞則下不用數加嚴  
令而不致其刑則民赦死凡賞者文也刑者武也文武者法之  
約也故明主慎法明主不蔽之謂明不欺之謂察故賞厚而利  
刑重而必不失疏遠不違親近故臣不蔽主而下不欺上世之  
爲治者多釋法而任私議此國之所以亂也先王懸權衡立尺



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夫釋權衡而斷輕重廢尺寸而意長短雖察商賈不用爲其不必也夫倍法度而任私議皆不類者也不以法論智能賢不肖者唯堯而世不盡爲堯是故先王知自議譽私之不可任也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賞之毀公者誅之賞誅之法不失其議故民不爭不以其勞則忠臣不進行賞賤祿不稱其功則戰士不用凡人臣之事君也多以主所好事君君好法則臣以法事君君好言則臣以言事君君好法則端直之士在前君好言則毀譽之臣在側公私之分明則小人不疾賢而不肖者不妒功故堯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爲天下位天下也論賢舉能而傳焉非疏父子親越人也明於治亂之道也故三王以義親五伯以法正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議爲天下治天下是故擅其名而有其功天下樂其政而莫

之能傷也今亂世之君臣區區然皆擅一國之利而當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國之所以危也故公私之敗存亡之本也夫廢法度而好私議則姦臣鬻權以約祿秩官之吏隱下而漁民諺曰蠹眾而木折隙大而牆壞故大臣爭於私而不顧其民則下離上下離上者國之隙也秩官之吏隱下以漁百姓此民之蠹也故有隙蠹而不亡者天下鮮矣是故明王任法去私而國無隙蠹矣

商子卷第四

秦商 鞅撰

來民第十五

地方百里者山陵處什一藪澤處什一谿谷流水處什一都邑  
蹊道處什一惡田處什一良田處什四口此食作夫五萬其山  
陵谿谷藪澤可以給其材都邑谿道足以處其民先王制土分  
民之律也今秦之地方千里者五而穀土不能處二田數不滿  
百萬其藪澤蹊谷名山大川之材物貨寶又不盡爲用此人不  
稱土也秦之所與鄰者三晉也所欲用兵者韓魏也彼土狹而  
民眾其宅參居而并處其寡萌賈息民上無通名下無田宅而  
恃姦務未作以處人之復陰陽澤水者過半此其土之不足以  
生其民也以有過秦民之不足以實其土也意民之情其所欲

者田宅也而晉之無有也信秦之有餘也必如此而民不西者  
秦士戚而民苦也臣切以王吏之明爲過見此其所以弱不奪  
三晉民者愛爵而重復也其說曰三晉之所以弱者其民務樂  
而復爵輕也今秦之所以強者其民務苦而復爵重也今多爵  
而久復是釋秦之所以強而爲三晉之所弱也此王吏重爵愛  
復之說也而臣切以爲不然夫所以爲苦民而強兵者將以攻  
敵而成所欲也兵稱曰敵弱而兵強此言不失吾所以攻而敵  
失其所守也今三晉不勝秦四世矣自魏襄王以來野戰不勝  
守城必拔小大之戰三晉之所以亡於秦者不可勝數也若此  
而不服秦能取其地而不能奪其民也今王發明惠諸侯之士  
來歸義者今使復之三世無知軍事秦四境之內陵阪丘隰不  
起十年往者於律也足以造作夫百萬曩者臣言曰意民之情

其所生者田宅也晉之無有也信秦之有餘也必若此而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今利其田宅而復之三世此必與其所欲而不使行其所惡也然卽山東之民無不西者矣且直言之謂也不然夫實墾什虛出天寶而百萬事本其所益多也豈徒不失其所以攻乎夫秦之所患者興兵而伐則國家貧安居而農則敵息此王所不能兩成也故三世戰勝而天下不能令以故秦事敵而使新民作本兵雖百宿於外境內不失須臾之時此富強兩成之效也臣之所謂兵者非謂悉興盡起也論境內所能給軍卒車騎令故秦兵新民給芻食天下有不服之國則王以此春闡其農夏食其食秋取其刈冬陳其寶以木武搖其本以廣文安其嗣王行此十年之內諸侯將無異民而王何爲愛爵而重復乎周軍之勝華軍之勝秦斬首而東之東之無益

亦明矣而吏猶以爲大功爲其損敵也今以草茅之地來三晉之民而使之事本此其損敵也與戰勝同實而秦得之以爲粟此反行兩登之計也且周軍之勝華軍之勝長平之勝秦所亡民者幾何民客之兵不得事本者幾何臣切以爲不可數矣假使王之羣臣有能用之費此之半弱晉強秦若三戰之勝者王必加大賞焉今臣之所言民無一日之繇官無數錢之費其弱晉強秦有過三戰之勝而王猶以爲不可則臣愚竊不能已齊人有東郭敝者猶多願願有萬金其徒請賙焉不與曰吾將以求封也其徒怒而去之宋曰此無於愛也故不如與之有也今晉有晉而秦愛其復此愛非其有以失其有也豈異東郭敝之愛非其有以亡其徒乎且古有堯舜當時而見稱中世有湯武在位而民服此三王者萬世之所稱也以爲聖王也然其道猶

不能取用於後今復之三世而三晉之民可盡也是非王賢力  
今時而使後世爲王用乎然則非聖別說而聽聖人難也

刑約第十六

篇七

賞刑第十七

聖人之爲國也一賞一刑一教一賞則兵無敵一刑則令行一  
教則下聽上夫明賞不費明刑不戮明教不變而民知於民務  
國無異國明賞之猶至於無賞也明刑之猶至於無刑也明教  
之猶至於無教也所謂一賞者利祿官爵搏出於兵無有異施  
也夫固愚知貴賤勇怯賢不肖皆盡其曾臆之知竭其股肱之  
力出死而爲上用也天下豪傑賢良從之如流水夫故兵敵而  
令行於天下萬乘之國不敢蘇其兵中原千乘之國不敢捍城  
萬乘之國若有蘇其兵中原者戰將覆其軍千乘之國若有以

捍城者攻將凌其城戰必覆人之軍攻必凌人之城盡城而有之盡賓而致之雖厚慶賞何費匱之有矣昔湯封於贊茅文王封於岐周方百里湯與桀戰於鳴條之野武王與紂戰於牧野之中大破九軍奔爲列諸侯士卒坐陳者里有書社車休息不乘縱馬華山之陽縱牛於農澤縱之老而不收此湯武之賞也故曰贊茅岐周之粟以賞天下之人不人得一勝以其錢賞天下之人不人得一錢故曰百里之居而封侯其臣大其舊自士卒坐陳者里有書社賞之所加寬於牛馬者何也善因天下之貨以賞天下之臣故曰明賞不費湯武旣破桀紂海內無害天下大定築五庫藏五兵偃武事行文教倒載戟戈搢笏作爲樂以申其德當此時也賞祿不行而民整齊故曰明賞之猶至於無賞也所謂一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



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於前有敗於後不爲損  
刑有善於前有過於後不爲虧法忠臣孝子有過必以其數斷  
守法守職之吏有不正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周官之人  
知而謂之上者自免於罪無貴賤尸襲其官長之官爵田祿故  
曰重刑連其罪則民不敢試民不敢試故無刑也夫先王之禁  
刺殺斷人之足黥人之面非求傷民也以禁姦止過也故禁姦  
姦止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則民不敢試故國無刑民國無刑  
民故曰明刑不戮晉文公將欲明刑以親百姓於是合諸侯大  
夫於侍千宮顛頡後至請其罪君曰用事焉吏遂斷顛頡之脊  
以殉晉國之士稽焉皆懼曰顛頡之有寵也斷以殉况於我乎  
舉兵伐曹五鹿及反鄭之埤東徵之畝勝荆人於城濮三軍之  
士止之如斬足行之如流水三軍之士無敢犯禁者故一假道

重刑於顛頡之脊曰而致國治昔者周公旦殺管叔流霍叔曰  
犯禁者也天下眾皆曰親昆弟有過不違而况疏遠乎故天下  
知用刀鋸於周庭而海內治故曰明刑之猶至於無刑也所謂  
一教者博聞辯慧知廉禮樂修行羣黨任譽清濁不可以富貴  
不可以評刑不可獨立私議以陳其上堅者被銳者挫雖曰聖  
智巧佞厚樸則不能以非功罔上利然貴富之門要存戰而已  
矣彼能戰者踐富貴之門強梗焉有常刑而不赦是父兄昆弟  
知識婚合同者皆曰務之所加存戰而已矣夫故當壯者務  
於戰老弱者務於守死者不悔生者務勸此臣之所謂一教也  
民之欲貴富也共闔棺而後出而貴富之門必出於兵是故民  
聞戰而相賀也起居飲食所歌謠者戰也此臣之所謂明教之  
猶至於無教也此臣所謂參教也聖人惟能通知萬物之要也

故其治國舉要以致萬物故寡教而多功聖人治國也易知而難行也是故聖人不必加凡主不必廢殺人不爲暴賞人不爲仁者國法明也聖人以功授官于爵故賢者不憂聖人不宥過不赦刑故姦無起聖人治國也審一而已矣

畫策第十八

昔者昊英之世以伐木殺獸人民少而木獸多黃帝之世不麇不卵官無供備之民死不得用槨事不同皆王者時異也神農之世公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農既沒以強勝弱以眾暴寡故黃帝作爲君臣上下之儀父子兄弟之禮夫婦妃匹之合內行刀鋸外用甲兵故時變也由此觀之神農非高於黃帝也然其名尊者以適於時也故以戰去戰雖戰可也以殺去殺雖殺可也以刑去刑雖重刑可也以力之

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勝強敵者必先勝其民者也  
故因民之本在制民若治於金陶於土也本不堅則民如飛鳥  
禽獸其孰能制之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而民地作矣  
名尊地廣以至王者何故名卑地削以至於亡者戰罷者也不  
勝而王不敗而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也民勇者戰勝一民於  
戰者民勇不能一民於戰者民不勇聖王見勇至之於兵也故  
興國而責之於兵入其國觀其治兵用者強因以知民之見用  
者也民之見戰也如餓狼之見肉則民用矣凡戰者民之所惡  
也能使民樂戰者王強國之民父遺其子兄遺其弟妻遺其夫  
皆曰不得無返又曰失法離令若死我死鄉治之行間無所逃  
遷徙無所入行間之治連以五辯之以章東之以令窮天所處  
以此無所生是以三軍之眾從令如流死而不旋踵國之亂也

非其法亂也非法不用也國皆有潛法而無使法必行之法國皆有禁姦邪刑盜賊之法而無使姦邪盜賊必得之法爲姦邪盜賊者死刑而姦邪盜賊不止者不必得必得而尙有姦邪盜賊者刑輕也刑輕者不得誅也必得者刑者眾也故善治刑者不善而不賞善故不刑而民善不刑而民得善刑重也刑重者民不敢犯國故無刑也而民莫敢爲非是一國皆善也故不賞善而民善賞善之不可也猶賞不盜故善治者使跖可忠信而况伯夷乎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而况跖乎勢不能爲姦雖跖可信也勢得爲姦雖伯夷可疑也國治或重明主在上所舉必賢則法可在賢法可在賢則法在下不肖不敢爲非是謂重治不明主在上所舉必不肖國無明法不肖者敢爲非是謂重亂兵或重強或重弱民固欲戰又不得不戰是謂重強民固不欲

戰又得無戰是謂重弱明王不濫富貴其臣所謂富者非粟米  
珠玉也所謂貴者非爵位官職也廢法作私爵祿之富貴凡人  
主德行非出人也知非出人也勇力非過人也然民雖有聖知  
弗敢我謀勇力弗敢我殺雖眾不敢勝其主雖民至億萬之數  
懸重賞而民不敢爭行罰而民不敢怨者法也國亂者民多私  
義兵弱者民多私勇則削國之所以取爵祿者多塗人亡國之  
所以賤爵輕祿不作而食不戰而榮無爵而尊無祿而富無官  
而長此之謂姦民所謂治主無忠臣慈父無孝子欲無善言皆  
以法相司也命相正也不能獨爲非而莫與人爲非所謂富者  
人多而出寡衣服有制飲食有節則出寡矣女事盡於內男事  
盡於外則人多矣所謂明者無所不見則羣臣不敢爲姦百姓  
不敢爲非是以人主處匡床之上聽絲竹之聲而天下治所謂

明者使眾不得不爲所謂强者天下勝天下勝是故合力是以  
勇強不敢爲暴聖知不敢爲詐而虛用兼天下之眾莫敢不爲  
其所好而辟其所惡所謂强者使勇力不得不爲己用其志足  
天下益之不足天下說之恃天下者天下去之自恃者得天下  
得天下者先自得者也能勝強敵者先自勝者也聖人知必然  
之理必爲之時勢故爲必治之政戰必勇之民行必聽之令是  
以兵出而無敵令行而天下朝黃鵠之飛日行千里有必飛之  
備也騏驎騅駟每一日走千里有必走之勢也虎豹熊羆而無  
敵有必勝之理也聖人見本然之政知必然之理故其制民也  
如以高下制水如以燥溼制火故曰仁者能仁於人而不能使  
人仁義者能愛於人而不能使人相愛是以知仁義之不足以  
治天下也聖人有必信之性又有使天下不得信之法所謂

義者爲人臣忠爲人子孝少長有禮男女有別非其義也餓不  
苟食死不苟生此乃有法之常也聖王者不貴義而貴法法必  
明令必行則已矣

商子卷第四終



商子卷第五

秦商 鞅撰

境內第十九

四境之內丈夫女子皆有名於上生者著死者削其有爵者乞無爵者以爲庶子級乞一人其無役事也其庶子役其大夫六日其役事也隨而養之軍爵自一級已下至小夫命曰校徒操出公爵自二級以上至不更命曰卒其戰也五人來簿爲五一人羽而輕其四人能人得一首則復夫勞爵其縣過三日有不致士大夫勞爵能五人一屯長百人一將其戰百將屯長不得斬首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論伯將屯長賜爵一級五百主短兵五十人二五霸主將之主短兵百千石之令短兵百人八百之令短兵八十八人七百之令短兵七十八人六百之令短兵六十八人國

封尉短兵千人將短兵四千人戰及死吏而輕短兵能一首則  
優能攻城圍邑斬首八千以上則盈論野戰斬首二千則盈論  
吏自操及杖以上大將盡賞行間之吏故爵公士也就爲上造  
也故爵上造就爲簪裹就爲不更故爵爲大夫爵吏而爲縣尉  
則賜虜六加五千六百爵大夫而爲國治就爲大夫故爵大夫  
就爲公大夫就爲公乘就爲五大夫則稅邑三百家故爵五大  
夫皆有賜邑三百家有賜稅三百家爵五大夫有稅邑六百家  
者受客大將御參皆賜爵三級故客卿相論盈就正卿就爲大  
庶長故大庶長就爲左更故四更也就爲大良造以戰故暴首  
三乃校三日將軍以不疑致士大夫勞爵其縣四尉訾由丞尉  
能得甲首一者賞爵一級益田一頃益宅九畝一除庶子一人  
乃得人兵官之吏其獄法高爵訾下爵級高爵能無給有爵人

隸僕爵自二級以上有刑罪則貶爵自一級以下有刑罪別矣  
小夫死以上至大夫其官級一等其樹墓級一樹其攻城圍邑  
也國司空訾其城之廣厚之數國尉分地以徒校分積尺而攻  
之爲期曰先已者當爲最國家已者訾爲最殿再訾則廢內通  
則積薪積薪則燔柱陷隊之士面十八人之隊陷之士知疾鬪  
不得斬首隊五人則陷隊之士人賜爵一級死則一人後不能  
死之千人環規諫黥劓於城下國尉分地以中卒隨之將軍爲  
木壹與國正監與王御史參望之其先入者舉爲最口其後入  
者舉爲最殿其陷隊也盡其幾者幾者不足乃以欲級益之

弱民第二十

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樸則強淫則弱弱  
則軌淫則越志弱則有用越志則強故曰以強去強者弱以弱

去強者強民善之則親利之用則和用則有任和則匱有任乃  
富於政上舍法任民之所善故姦多民貧則力富力富則淫淫  
則有蝨故民富而不用則使民以食出各必有力則農不偷農  
不偷六蝨無萌故國富而貧治重強兵易弱強民樂生安佚  
死難難正易之則強事有羞多姦寡賞無失多姦疑敵失必利  
兵至強威事無羞利用兵九處利勢必王故兵行敵之所不敢  
行強事興敵之所羞爲利法有民安其次主變事能得齊國守  
安主操權利故主貴多變國貴少變利出一孔則國多物出十  
孔則國少物守一者治守十者亂治則強亂則弱強則物來弱  
則物去故國致物者強去物者弱民辱則貴爵弱則尊官貧則  
重賞以刑治民則樂用以賞戰民則輕死故戰事兵用曰強民  
有私榮則賤列卑官富則輕賞治民羞辱以刑戰則戰民畏死

事亂而戰故兵農息而國弱農商官三者國之常食官也農闢地商致物官法民三官生蝨六曰歲曰食曰美曰好曰志曰行六者有樸必削農有餘食則薄燕於歲商有淫利有美好傷器官設而不用志行爲卒六蝨成俗兵必大敗法枉治亂任善言多治眾國亂言多兵弱法明省任力言息治者國治言息兵強故治大國小治小國大政作民之所惡民弱政作民之所樂民強民強國羸民之所樂民強民強而強之兵重弱故民之所樂民強民強而弱之兵重強故以強重弱弱重強王以強政強弱弱存以弱政弱強強去強存則弱強去則王故以強政弱削以弱政強王也明主之使其臣也用必加於功賞必盡其勞人主使其民信如日月此無敵矣今離婁見秋毫之末不能以明目易人烏獲舉千鈞之重不能以多力易人聖賢在體性也不能

以相易也今當世之用事者皆欲爲上聖舉法之謂也背法而治此任重道遠而無馬牛濟大川而無舡楫也今夫人眾兵強此帝王之大資也苟非明法以守之也與危亡爲鄰故明主察法境內之民無辟淫之心游處之士迫於戰陣萬民疾於耕農有以知其然也楚國之民齊疾而均速若飄風宛鉅鐵拖利若蜂蠆脅蛟犀兕堅若金石江漢以爲池汝潁以爲限隱以鄧林緣以方城秦師至鄢郢舉若振槁唐蔑死於垂涉莊躋發於內楚分爲五地非不大也民非不眾也甲兵材用非不多也戰不勝守不固此無法之所生也釋權衡而操輕重者

第二十一

篇七

外內第二十二

民之外事難於戰故輕法不可以使之奚謂輕法其賞少而威

薄淫道不塞之謂也奚謂淫道爲辯智者貴游宦者任文學私  
名顯之謂也三者不塞則民不戰而事失矣故其賞少則聽者  
無利也威薄則犯者不害也故開淫道以誘之而以戰輕法戰  
之是謂設鼠而餌以狸也亦不幾乎故欲戰其民者必以重法  
賞則必多威則必嚴淫道必塞爲辯志者不貴游宦者不任文  
學私名不顯賞多威嚴民見戰賞之多則忘死見不戰之辱則  
苦生賞使之忘死而威使之苦生而淫道又塞以此遇敵是以  
百石之弩射飄葉也何不陷之有哉民之內事莫善於農故輕  
治不可以使之奚謂輕治其農貧而商富技巧之人利而游食  
者眾之謂也故農之用力最苦而贏利少不如商賈技巧之人  
苟能令商賈技巧之人無繁則欲國之無富不可得也故曰欲  
農富其國者境內之食必貴而不農之徵必多市利之租太重

則民不得無田田不得不易其食食貴則田者利田者利則事者眾食貴糴食不利而又加重徵則民不得無去其商賈技巧而事地利矣故民之力盡在於地利矣故爲國者邊利盡歸於兵市利盡歸於農邊利歸於兵者強市利歸於農者富故出戰而強入休而富者王也

商富下一本有故其食賤者錢重食賤則農貧錢重則商富末事不禁則技巧

### 君臣第二十三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時民亂而不治是以聖人列貴賤制節爵位立名號以別君臣上下之義地廣民眾萬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民眾而姦邪生故立法制爲度量以禁之是故有君臣之義五官之分法制之禁不可不慎也處君位而令不行則危五官分而無常則亂法制設而私善行則民不畏刑君尊則令



行官修則有常事法制明則民畏刑法制不明而求民之行令  
也不可得也民不從令而求君之尊也雖堯舜之智不能以治  
明主之治天下也緣法而治按功而賞凡民之所疾戰不避死  
者以求爵祿也明君之治國也士有戰首捕虜之功必其爵足  
榮也祿足食也農不離廛者足以養二親治軍事故軍士死節  
而農民不偷也今世君不然釋法而以智背功而以譽故軍士  
不戰而農民流徙臣聞道民之門在上所先故民可令農戰可  
令游宦可令學問在上所與上以功勞與則民戰上以詩書與  
則民學問民之於利也若水於下也四旁無擇也民徒可以得  
利而爲之者今上與之也瞋目扼腕而語勇者得垂衣裳而談  
說者得遲日曠久積勞私門者得尊向三者無功而皆可以得  
民去農戰而爲之或談議而索之或事便辟而請之或以勇爭

之故農戰之民日寡而游食者愈眾則國亂而地削民弱而主卑此其所以然者釋法制而任名譽也故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聽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爲也言中法則辯之事中法則爲之行中法則高之故國治而地廣兵強而主尊此治之至也人君者不可不察也

禁使第二十四

人主之所以禁使者賞罰也賞隨功罰隨罪故論功察罪不可不審也夫賞高罰下而上無必知其道也與無道同也凡知道者勢數也故先王不恃其強而恃其信恃其數今夫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探淵者知千仞之深繩之數也故託其勢者雖遠必至守其數者雖深必得今夫幽夜山陵之大而離婁不見清朝日斲則上別飛鳥下察秋毫故目之見也託日

之勢也得勢之至不參官而潔陳數而物當今官恃多官眾吏  
官立丞監夫置丞立監者且以禁人之爲利也而丞監亦欲爲  
利則何以相禁故恃丞監而治者僅存之治也通數者不然別  
其勢難其道故曰其勢難匿者雖跖不爲非焉故先王貴勢員  
曰人主執虛後以應則物應稽驗稽驗則姦得臣以爲不然夫  
吏爵制決事於千里之外十二月而計書以定事以一歲別計  
而主以一聽見所疑焉不可蔽員不足夫物至則目不得不見  
言薄則耳不得不聞故物至則變言至則論故治國之制民不  
得避罪如目不能以所見遁心今亂國不然恃吏吏雖眾同體  
一也夫同體一者相不可且夫利異而害不同者先王所以爲  
保也故至治夫妻交友不能相爲棄惡蓋非而不害於親民人  
不能相爲隱上與吏也事合而利異者也今夫騶虞以相監不

可事合而利異者也若使馬焉能言則騶虞無所逃其惡矣利異也利合而惡同者父不能以問子君不能以問臣吏之與吏利合而惡同也夫事合而利異者先王之所以爲端也民之蔽主而不害於蓋賢者不能益不肖者不能損故遺賢去智治之數也

慎法第二十五

凡世莫不以其所以亂者治故小治而小亂大治而大亂人主莫能世治其民世無不亂之國奚謂以其所以亂者治夫舉賢能世之所治也而治之所以亂世之所謂賢者言正也所以爲善正也黨也聽其言也則公爲能問其黨以爲然故貴之不待其有功誅之不待其有罪也此其執正使污吏有資而成其姦險小人有資而施其巧詐初假吏民姦詐之本而求端慤其末

禹不能以使十人之眾庸主安能以御一國之民彼而黨與人者不待我而有成事者也上舉一與民民倍主位而嚮私交倍主位而嚮私交則君弱而臣強君人者不察也非侵於諸侯必劫於百姓彼言說之勢愚智同學之士學於言說之人則民釋實事而誦虛詞民釋實事而誦虛詞則力少而非多君人者不察也以戰必損其將以守必責其城故有明主忠臣產於今世而散領其國者不可須臾忘於破勝黨任節去言談任法而治矣使吏非法無以守則雖巧不得爲姦使民非戰無以効其能則雖險不得詐夫以法相治以數相舉者不能相益訾言者不能相損民見相譽無益相管附惡見訾言無損習相憎不相害也夫愛人者不阿憎人者不害愛惡各以其正治之至也臣故曰法任而國治矣千乘能以守者自存也萬乘能以戰者自完

也雖桀爲主不肯詘半辭以下其敵外不能戰內不能守雖堯  
爲主不能以不臣諧謂所不若之國自此觀之國之所以重主  
之所以尊者力也於此二者力本而世主莫能致力者何也使  
民之所苦者無耕危者無戰二者孝子難以爲其親忠臣難以  
爲其君今欲毆其眾民與之孝子忠臣之所難臣以爲非劫以  
刑而毆以賞莫可而今夫世俗治者莫不釋法度而任辯慧後  
功力而進仁義民故不觸耕戰彼民不歸其力於耕卽食屈於  
內不歸其節於戰則兵弱於外入而食屈於內出而兵弱於外  
雖有地萬里帶甲百萬與獨立平原一也且先王能令其民蹈  
白刃被矢石其民之欲爲之非如學之所以避害故吾教令民  
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戰不免境內之民莫不先觸耕  
戰而後得其所樂故地少粟多民少兵強能行二者於境內則

霸王之道畢矣

定分第二十六

公問於公孫鞅曰法令之當時立之者明且欲使天下之吏民皆明知而用之如一而無私奈何公孫鞅曰爲法令置官置吏樸足以知法令之謂者以爲天下正則奏天子天子各則主法令之則主法令之皆降受命發官各主法令之民敢忘行主法令之所謂之各各以其所志之法令名罪之主法令之吏有遷徙物故之輒使學讀法令所謂爲之程式使日數而知法令之所謂干中程爲法令以罪之有敢剋定法令損益一字以上罪死不赦諸官吏及民有問法令之所謂也於主法令之吏皆各以其故所欲問之法今明告之各爲尺六寸之符明書年月日時所問法令之名以告吏民主法令之吏不告及之罪而法令

之所謂也皆以吏民之所問法令之罪各罪主法令之吏卽以左券予吏之問法令者主法令之吏謹藏其右券木柙以室藏之封以法令之長印卽後有物故以券書從事法令皆副置一副天子之殿中爲法令爲禁室有鋌鑰爲禁而以封之內藏法令一副禁室中封以禁印有擅發禁室印及入禁室視禁法令及禁劔一字以上罪皆死不赦一歲受法令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諸侯郡縣皆各爲置一法官及吏皆此秦一法官郡縣諸侯一受寶來之法令學問并所謂吏民知法令者皆問法官故天下之吏民無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能敢以非理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有法官也遇民不修法則問法官法官卽以法之罪告之民卽以法官之言正告之吏公知其如此故吏不敢以非



法遇民民又不敢犯法如此天下之吏雖有賢良辯慧不能開  
一言以枉法雖有千金不能以用一銖故智詐賢能者皆作而  
爲善皆務自治奉公曰愚則易治也此所生於法明白易知而  
必行法令者民之命也爲治之本也所以備民也爲治而去法  
令猶欲無飢而去食也欲無寒而去衣也欲東西行也其不幾  
亦明矣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也夫賣者滿市而盜不敢取  
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堯舜禹湯且皆如物而逐之名分  
已定貧盜不取今法令不明其名不定天下之人得議之其議  
人異而無定人主爲法於上下民議之於下是法令不定以下  
爲正也此所謂名分之不定也夫名分不定堯舜猶將皆折而  
姦之而况眾人乎此令姦惡大起人主奪威勢之國滅社稷之  
道也今先聖人爲書而傳之後世必師受之乃知所謂之名不

師受之而人以其心意議之至死不能知其名與其意故聖人必爲法令置官也置吏也爲天下師所以定名分也名分定則大詐貞信民皆愿慤而名自治也故夫名分定勢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勢亂之道也故世治者不可亂世亂者不可治夫世亂而治之愈亂勢治而治之則治故聖王治治不治亂夫微妙意志之言上智之所難也夫不待法令繩墨而無不正者千萬之一也故聖人以千萬治天下故夫智者而後能知之不可以爲法民不盡智賢者而後知之不可以爲法民不盡賢故聖人爲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徧能知之爲置法官置主法之吏以爲天下師令萬民無陷於險危故聖人立天下而無刑死者非不刑殺也行法令明白易知爲置法官吏爲之師以道之知萬民皆知所避就避禍就福而皆以自治也故明主因治而

終治之故天下大治也

17.24

商子卷第五終

卷五